

众生·人民路

父言伴我行

| 金志标 文 |

父亲生前总是乐呵呵的,略瘦但身材匀称,浓重的绍兴口音,越音婉转,就像绍兴老酒,绵长且有韵味。快到饭点时,见到邻里朋友,和旧时的老无锡人一样招呼着,“侬饭吃过哉”,那声音就像一阵温暖的风,令人有体贴入微之感;近距离见到小男孩,会友善地摸摸头称呼“小官人”;看见婴幼儿,会笑咪咪地称“小毛头”;早上称“早起头”;重新叫做“再来过”……父母亲都是绍兴人,从小到大,我们兄弟姐妹都是在越语弥漫的情境中成长生活。我觉得绍兴话与无锡的菜品有些相似,既甜又富张力,既糯又发音硬朗。

从小到大,有一句话,伴我成长并牢牢在我脑海萦绕,无论岁月蹉跎,光阴荏苒,一直无法忘却。这句话出自自我父亲之口且带有浓厚绍兴口音的话,非常简单,只有四个字,却令我终生难忘,那就是做任何事都应“心要坚起”。

在生活的磨砺中,感悟生命的坚韧,怀揣阳光的微笑,这句话伴随着我的成长,它在我遇到磕磕碰碰困难时能昂起头,意志坚定地直面,它是我奋发励志的原动力。记住了并践行,由此也带来无尽的欢乐与满足。

十三四岁时,我们家终于结束了租住私房仰人鼻息的日子,搬入条件相对较好的公租房居住了,父母亲满心欢喜。父亲在屋边公共院子里支了个磨矾石桌面,天气不冷不热时,邀请绍兴同乡来家坐坐都会选择在这台面旁,天朗气清,同乡、同音,交流甚欢。无论是围着尝味绍兴特有的霉千张、茴香豆、卤水苋菜梗、醉鸡……小酒咪咪,还是喝

着从绍兴带回乌黑的土制茶汤,都有说不尽的话,道不完的情,路人看到他们绘声绘色的交流,都会驻足流连。见面或暂别时,他们都用绍兴人常用的双手抱拳高拱、身子略弯,向人敬礼的作揖状。

院内有一水井,周围邻居都在使用,我们家也学着邻居的样子用井水,一来省钱,二来水质甘冽。从旧屋搬来一口直径约一米、齐腰高的粗瓷大水缸,圆圆的木板作缸盖,一半可以用来做案板。这么大的水缸,如遇出缸脚(清理缸底及内壁污垢)后要将其装满水得担16桶,家里离井台约30米,还真不容易。兄弟仨都是孝子,不知什么时候,见父亲年纪渐渐大了,恐后争先地将水装满缸的任务默默担了下来。比起两个老兄,我略显瘦骨嶙峋,双手拎水时,除了臂力还需有均衡的步伐节奏,有时走路不得要领,到家时水只剩下大一半了。下雨下雪天,路滑得像抹了油一样,走起路来得蹉跎碎步。穿了套鞋拎水,水弄湿了外裤还有一个劲地朝套鞋里钻,往往整得手足无措。父亲见到我们干活时脸涨得通红,虽有不舍,但仍会用浓郁的绍兴话鼓励我们“心要坚起”。也不知何因,听罢顿时会像打了鸡血似的浑身来劲,兄弟仨像极了冲锋陷阵的勇士。

暑气逼人,汗出如浆;风霜雨雪,朔风凛冽。年复一年,不辍劳作,不光锻炼了体魄,还初步拥有了难得的精神财富,那就是不畏艰难、坚韧不拔的特质。

渐渐长大参加工作了,在农场插场几年,劳我筋骨,饿我体肤,戴

了个草帽,皮肤黝黑,双手粗糙,担担多了,肩膀隆起像鸡蛋大的肉疙瘩来,母亲见了心疼地摸了又摸。在工厂当工人,一身沾满油污的工装,身手麻利,常常是每个月的业绩远超额定工时(每个月以26天计,每天8小时,额定要完成208个工时)。无论早中班翻班,还是饱经风雨雨前行,只要默念父亲说过的“心要坚起”这四个字,照例豁达开朗,神清气愉。

要感谢我的母校无锡市第七中学(现为江南中学,体育传统学校)。在我们就学时,懵懵懂懂中养成了良好的运动习惯,一直延续至今。尚未成家,与父母亲同住一屋,凌晨,秋冬还是满天星斗,春夏尚是晨光熹微,悄悄起床,从老宅沿解放南路一路小跑至体育场桥来个折返,神清气爽。早上铁定的七点半到厂,来不得半点含糊。母亲早早上班劳作去了,父亲见状常喃喃道,多睡一会儿吧。多少次我都没有直接回答,心里只是默念着“心要坚起”那几个既简单又刻骨铭心的话语,像茶,平淡而亲切,让人不知不觉听了上瘾样的,给人以激奋自己力量似的。

上了年纪了,又结交了住在相近、经历相仿、兴趣相投、三观一致的老友,一早神完气足,毅行不辍。为强身健体防止老年肌少症,听了同伴的体悟,又好上了天天坚持俯卧撑的训练,从开始时的苦苦支撑,到如今对新挑战充满期待的转变,“心要坚起”这四个字,早已像参天大树盘根错节的根须深深扎根于心田,它是我的情感依托、前行动力。

家庭·广瑞路

沉浸在落日余晖中

| 韦军波 文 |

处理完父亲的后事,我得空来到父母曾经住过的老屋。父亲生病后,老屋一直空着,母亲每天会过来看看。

推开锈迹斑驳的铁门,几根沾满灰尘的蜘蛛网从房梁簌簌落下,房子很久没人打扫了,全是灰尘杂物。院子里一棵桂花树长得正欢,地上都是落叶。午后的阳光有些炙热,树底下的沙土地里,几只母鸡正慵懒地洗着沙浴,那是母亲喂的几只鸡。院子角落的铁笼里关着一只金毛,父亲去世这几天它一直被关着。看到我的到来,它在笼子里急切地跳着,哼哼着。我打开铁笼的门,它一下子窜出来,满院子撒欢,我在房前的走廊里坐下来,静静地看着眼前的一切。看到我坐下来,金毛急忙跑来跟我套近乎,我一边抚摸着金毛的额头,一边落寞地看着,泪眼朦胧中我好像看到了父亲从大门外面走了进来,不知不觉泪水已模糊了我的双眼。

父亲很少打我,记忆中仅有的一次,是我六七岁的时候跟村里的一群小伙伴偷偷下河游泳,游得正欢,岸上的一个小伙伴突

然对我大喊:你大大来了。我猛然一惊,光着屁股爬上岸,连衣服都没来得及穿撒丫子就跑,只听见风呼呼地从耳边吹过,紧急中回头一看,父亲的巴掌已经重重地落在了屁股上,我哇地一声大哭起来。

小时候的村里经常放露天电影,我看着看着都会趴在父亲怀里睡着,睡眼朦胧中我能听到父亲喊我起来的声音,原来电影已经结束了,眼睛实在难以睁开,那就继续睡吧,怎么喊我都不会睁开眼睛,最后父亲都会无奈地一手抱着我一手拎着椅子往家里赶。

从我上了高中读了大学,在家的时间日渐减少,与父亲的交流也越来越少。但是每当要到放寒假暑假的前几天,父亲每天都会跑到村头的大路上张望几次,母亲这时就会打趣地说:你大大这几天就像要下蛋急着找窝的母鸡一样乱窜。

近几年,父母日渐衰老。随着年龄的增长,远在外地工作的我,越来越怕接到家里的电话,每次电话铃一响,我的心都会提到嗓子眼,咚咚直跳,紧张得要命。

我甚至和姐姐约定,没有特别的事情发个微信就可以了,不要打我电话。

最近的一次,姐姐电话告诉我父亲又发烧了,已经不能下床了。我连忙请假往家里赶。凌晨赶到家,看到父亲奄奄一息,骨瘦如柴。父亲吃力地睁开眼睛看看我,说:不去医院了……不治了,没用了。我不耐烦地说:怎么不治?去医院看看再说!说话的工夫,弟弟已经把车调整好了。父亲坚持不去,容不得分辩,我弯腰猛一用力,本以为会很重,哪知道很轻,很轻松地就把他抱了起来。父亲嘴里喃喃着在我耳边说:好孩子,不治了,不去医院了……我抱着父亲坐在车子后排,就像小时候父亲抱着我,我没想到到父亲会那么轻,轻得像片落叶。刹那间,我明白了——原来生命中最沉的重量,是四十年后才懂得的轻盈。在父亲的喃喃声中,我的眼睛再次朦胧起来……

暮色里,金毛安静地蜷在我的脚边,整个院子沉浸在落日的余晖中,每一处角落都像是在诉说着往事,而父亲的身影,将永远留在我记忆深处。

情趣·健康桥

蜀山“娘娘”

| 汤丽芸 文 |

宜兴蜀山有座三娘娘庙,香火旺盛。兴许是当年义薄云天的三位圣人娘娘,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女子积了福,让她们有机会和男人一样,上泥凳抻泥制壶。这里的女子也惜福,初一月半上山拜拜,从小姑娘起拜到白发苍苍,不但自己拜,还会带着大女儿小媳妇组团拜。

久而久之,生活在蜀山的女子也被称为蜀山“娘娘”了。都说蜀山“娘娘”勤劳实在、聪慧果敢。话一点也不错,蜀山“娘娘”从小就泥里来,火里去,做壶的手艺更是巾帼不让须眉。

蜀山的“娘娘”们根本不愁嫁,哪怕貌如钟无艳,只要会做壶,在小伙子眼里,麻点子都会放光芒。都知道上海人眼界高吧,听说要和宜兴蜀山的姑娘谈对象,那忠心表得一套一套的,甚得丈母娘欢喜呢。

在蜀山有一个现象,会做饭的男人特别多。清晨的菜市场是男人们的集结地。他们相互点个烟,闲话家常。张三讲,我家“娘娘”昨天又做夜工到两三点钟,上午只好让她多晒一会。李四跟上说,我家“娘娘”泥搭子敲了一夜,老板赶工赶得紧,这女佬做起来不要命。王二麻子接过话头说,我家“娘娘”这两天火气大,嗓门高,我要煨点冬瓜排骨汤给她吃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,蜀山街上还有一大奇景,男人们蹬着二八大杠,后面捆着整摞的卫生纸,神气十足地穿梭于大街小巷之中。他们可不是在卖卫生纸,而是买了带回家给自家媳妇包壶坯用的。这卫生纸买得越多,一家老小的生活就越厚实。要是哪天家里的“娘娘”发现做好的壶坯没卫生纸包了,这可是个大纰漏,少不了奖赏自家男人头上一个“栗角子”。

57岁的师姐偷偷告诉我,当年你姐夫的“栗角子”可没少吃。身为中学校长的姐夫也会被凿“栗角子”?我的一个无语的表情,没想到引出了她的婚恋史。

师姐笑咪咪地说,你不知道,当年我们结婚时,你姐夫可会算计了,他知道我喜欢他,就“骗”我说结婚要买房子,还差两万多,让我先借给他,等结婚那天再和彩礼钱一起还回来。你想想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万元户都不多见,他开口就敢跟我要两万多,也就是我们做紫砂的姑娘家有底子,不然谁会理他,一脚尖踢到他太湖里喂鱼去!我被师姐逗笑了,问她,后来彩礼还回来没?她说,你姐夫当年一个穷教书的,家里还有两兄弟,哪有钱还呀?他就是个“骗子”,骗财骗色呗!我笑着调侃师姐:哈哈,你自己情愿被骗的吧?不然会把自己辛辛苦苦十根手指头扒出来的全部身家都拿出来?师姐格格地笑着说:那倒也是。

师姐的果敢、对待爱情的勇气、坚信自己这双手有开创未来的底气,正是她生活过得潇洒硬气的资本。

蜀山“娘娘”,就有这样的勇气、底气和资本。



一挥

插画 戎锋